拉斯普京的精神和肉体双重受损。清扫室没装暖气，在这种深夜冷得比冰窖只多不少。他饥寒交迫，意识模糊，觉得似乎有一双人类的手拽着他的四肢把它从桶里扒拉出来——随后就一头倒在了人类怀里。再醒来时，寒潮扑面。墙下的小旋风把他自己的毛吹得糊了一脸。人类盟友毫无保暖措施地把他带到了户外。

但盟友并不能说是一点没有顾虑。

“……别外行了，腰伤了得趴着。”

朋友采用揣手炉的架势抱兔子。对这种滔天大错，副会长痛心疾首。两人一兔身处主塔楼下天台。四下静谧无声，雪——还是没下起来。不仅如此天空还微微发亮，令人不禁期待即将到来的黎明。

“你内行，那就给你，你拿着”

“我不。他一身都是墩布味儿，我不拿”

“……把他放进水桶里的人不就是你吗？”

“那里面不是背风吗？”显然副会长全无自己做了坏事的自觉。“这下可好，他醒了哦。你就等着听这白兔抱怨个没完吧”

“我……我……”

拉斯普京口齿不清。不知是出于寒冷还是腰痛。

“你们俩平安无事，我就放心惹——”

“你看，他自己都没说什么”

朋友无动于衷，而白兔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只有至近距离才能听到的窒息闷哼，随即把头歪向一边。

“……真是的，干嘛一放心就昏倒啊？”

低头确认过朋友错误地抱着的兔子重新失去了意识，副会长皱了皱眉，随即嫌弃地把脸别开。在过去的一夜里，她已经吸饱了材料准备室的灰尘、第一学群楼梯间的硝烟和大战步枪的陈年枪油味儿，亟需天台上的新鲜空气。

昏倒的白兔没法多嘴多舌。这反而是个难得的时机。

“你预谋多久了？”

本以为会是阴沉的话题，想不到情绪却意外地清爽。

揣着兔子的朋友深深叹气。

“从拉斯普京找到我的那天。”

“不过，材料都有据可查。弹药都在地质研究所购买部留下过记录，用来改装的材料也是校办工厂里有的东西”

“我可没问你那个。”

把两手背在身后，试着在排水沟檐边沿直线逆行。

“不过，既然你主动交代，我也告诉你一件我知道的事情吧——”

朋友不为所动。

“第一学群中弹身亡的学生一事，可能要在不重启调查的前提下，下达处分决定”

“……其实也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学校关闭调查是为了袒护你到底，谁知道这么快就要把你卖了。”

在沟边走过一轮，转过身来后试着后退回原处。

“这种时候，把这玩意儿改装成这样意味着什么？还用我接着说吗？”

“是三人审判吧”

“八成是了”

副会长从沟沿一跃而下。

“你可别抱任何期望。我今天还被校医院警告别插手这件事，所以委员会里肯定不会有当初的调查组成员”

“懂了吧？你说的那些案底，真到了那种时候根本没有人会看。三人审判甚至可以先拟好判决再开庭，证据当然也只会在对你不利的东西里面找，比如说，你改造了的东西”

“他们突然急于抓住罪人是为什么？”

“这种事情我哪儿知道”

“——不过你要问我的推测，那么原因怕是在射手们身上。到底有多少人在老老实实遵守‘三发规则’行事？你的同事平时怎么工作，你应该比我清楚才对。”

“虽然没有被证明有直接原因，但学校想必并不赞成这种冒险。这种时候，正好出来你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事故例子，下达个处分警戒他人不是很自然的想法吗”

“事件在射手中间早就已经无人不晓了。无论三人审判打算如何使用证据，持弹只有三发这件事也在校医院留下了记录。”

“最重要的是，对学校来说，本来下达处分才应该是冒险。这么一来，精英病、校医院开发的枪弹和使用学生担任射手这种事都会被从外界连根拔起。”

“好啊，那到时候你就这么跟他们说啊。你看他们会不会听你晓之以理”

“我是说，比精英病更严重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学校不得不做出取舍。如果决定下达处分，那说明在两件事中，他们选择了暴露精英病。”

“那又如何？反正现在，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事件里也许还隐藏着校医院的消极怠工之类的其他问题没错。可你会被学校杀了祭天，而那些问题还是会被藏得好好儿的。”

白兔像是说了句梦话，可惜没人在意。

“一直是她在庇护我。”

“你说的‘她’是——”

副会长猛地转过身来。

“她给了我特赦。同时，要求学校解散调查组、下令停止调查的人也是她。”

“你说特赦……可、可是那不是要以认罪为前提吗？？你——”

“现在她已经死了。没有人能继续向学校施压，要求以三人审判形式了结案子的势力才会卷土重来。换句话说，从一开始——”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要那样收场的。你们的调查也只是为了给那个审判收集一点儿证据罢了。”

这显然触到了逆鳞。

“你搞清楚，调查组可没有受人指使——”

“我没说你受到指使。但是，调查受到了限制也是事实。这点你得承认吧？比如校医院。直到最后你也没有得到调查那里的权限。”

“那是因为，是要和校医院平行——”

“校医院的所有措施都是自检，没有允许调查组监督。明明涉案的药剂的来源正是校医院，这合理吗？最重要的是，尸体。就连你也没有看到完整尸检报告，对不对？”

“……你们只能看到被允许看到的东西。”

怀里的拉斯普京被冻得发出蚊子哼哼般的呻吟。朋友不动声色，而嘴都没能成功张开的白兔重新陷入窒息的昏迷。

“为什么要接受什么特赦？”

执拗地把脸别向一边，副会长不愿直视她的友人。

“……是因为，知道调查组已经什么也做不到了？”

“只有离开调查组，你才能做你该做的事。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而且我也这么认为 。”

——心中浮现出的是那天由小千转交的，据说是落在了审讯室里的预科调查表和同时发生的来自亲友的说教。

“你你你，你别太嚣张。我可是学生会长，既然事件发生在学校里，我就——”

“很正确。既然是学生会长，那就更不应该继续那种被操纵的调查。——希望彻查校医院，把那里发生过的一切公之于众的是谁？总不会是你个人的愿望吧？”

“呜，我有句话。求求了，收了神通……！我喘不上气”

拉斯普京挣扎在死亡线上。求生本能克服了腰疼，他一个垂死的鲤鱼打挺迫使人类松开了放在喉咙口的手，用两个前爪自力抱住了人类的胳膊，姿势就像是刚入门的树懒。“这真是最坏的噩梦。先给人倒进桶子里再被吊着上绞架，等回了宫廷，我非要他们封我个圣人当当不可”

“……你多担待，我这人不太擅长拿兔子”

朋友轻描淡写，合拢两臂来给兔子提供卧倒的空间。

“你擅不擅长都随便吧，我得找个软乎地方躺一躺了”白兔想要钻进人类的臂弯之中，突然意识到了异常。“等——等这一晚上你去哪儿了？？”

“说来话长”

“好家伙，我们找你找得可太苦了。这小姑娘还要单枪匹马去追蹄鲸，真是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拉斯普京从愁眉苦脸到喜气洋洋的切换只花了不到一眨眼。“哎哟，你们都没事。这真是真主保佑。”

“你的腰呢，没事了？”

“……倒也不是没事。我这把年纪，实在不能再像今晚似的那么玩儿把戏。啊呀呀，要不是找遍族人里也只有我这老骨头愿意干这差事……！一个个的嘴上说得好听，什么元老院、劝学院还有枢密院，我非得挨个儿把他们——”

“……弹劾？”

“没错儿，挨个儿弹劾他们……嗯？”

副会长没有在跟拉斯普京对话。她杵在原地，深陷思考，漏出的只是脑海中的只言片语。她的朋友直起身来，从白兔身上移开目光。

“……对，我早该想到。如果是学生会弹劾校医院怠惰渎职的话……那么一来他们也只能公开调查结果。问题是……”

“……问题是弹劾也要有个根据才行。那会是……”

锐利的眼光直击对面，而友人下意识地后退一步。“你对我藏着掖着什么了！”

“呃。是这样，我之前必须保持谨慎，所以——”

朋友罕见地含糊其辞。对此副会长不管不顾，来势汹汹：

“你敢怀疑我？？？”

“不，我没有。所有人我都——”

“——而我明明一直都相信你的清白？”

“调查还不周全，在那一点清楚之前都只能守口如瓶。并不是因为觉得你特别值得怀疑——”

“但是学生会长不可能作恶这一点你总该明白吧？？”

“那可难说”

“你说什么？？”

“……学生会很可能并没有幸免。现在没办法弄清楚有多少人涉案”

看着副会长浮现起复杂的神色抱起两臂，她又接着补充——

“但是即便如此，你的战法也并不会改变”

“学生会里有问题？”

“是被藏起来的精英病人。这样的东西在整个学校也大量存在。”

“你怎么知道那是病人？这个病没法在发作前判定吧？不然也不要你们这些射手了。”

“你说得对。直到发作为止，没人能判定精英病。”

“但是病人自己却有可能预先察觉”

“你说啥——”

“我没法知道细节。而且你也难以想象。毕竟你我是绝对免疫者，没法体会精英病的发作感受。但是既然患者能察觉到预兆，不难想象他们会采取行动来避免暴露。我的调查基于这些行动，而不是对病兆本身的判定。”

“等等”

“既然知道我绝对免疫，那就肯定不会是学生会里的患者。那你还怀疑我干啥？？”

“把病人藏起来的，未必是个病人啊。”

“所以你怀疑的是我在滥用职——”

“……这件事先放下吧，算我求你”

“总之他们应该使用了什么手段来抑制发作。”

#

**\*关于蛋的碎片\***

拉斯普京认为仍然有变身潜力。“来吧，观众期待很高”->实际上只变出了圣剑《火之喜悦》被砍死的东西会蒸发而不留痕迹。